

百年筚路藍縷 勾勒文明脈絡

——紀念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



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10月15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大會致賀信,令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

100年前,也是在這樣的深秋,位於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迎來科學發掘的第一鎬。優美古樸、圖案雋麗的彩陶破土而出,將一段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燦爛史前文明畫卷逐漸鋪陳在世人面前,中國現代考古學也由此發軔。

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栉風沐雨、青燈黃卷,不同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存不斷被發現和發掘。從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到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從夙興夜寐、偃師二里頭到安陽殷墟、廣漢三星堆……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被拉長,歷史信度不斷在增強,文明細節不斷被豐富。

科學的考古發掘,深刻改變了國人对祖先和歷史的認知,也向世界系統、完整地揭示了源遠流長、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走過百年歷程,今天考古愈發吸引社會各界尤其是年輕人的目光,每有重大發現,即成網絡熱點,不斷激發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溯洄：找尋失落的文明印迹

坐落在黃河南岸一塊黃土土地上的仰韶村,三面環水,抬頭可見葱茏的韶山。80歲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裡,還保留著一口老窑洞。100年前,中國政府礦政顧問、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研究員、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考察時就借住在這裡,王二保的父親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

1921年10月,秋風微涼。在中國政府的許可下,安特生與袁復禮等中國學者來到仰韶村,進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發掘,共開挖17處發掘點,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還有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經來過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沖溝的斷崖剖面上,發現了石器和

彩陶片共存的地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說,“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平平無奇的豫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著一處中國遠古時代的重要文化遺存。”

半年後的發掘,使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被發現並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

一塊塊紅褐色陶片上,變幻莫測的紋飾令安特生著迷,但他錯誤地判斷,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並非本土起源,而是從中亞地區傳入。

彼時,新文化運動風起,在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解放潮流的衝擊下,史學界掀起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國學者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也博得不少本土學者附和。

中國文化究竟從何而來?“中國文化西來說”深深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也更激發出他們通過考古資料重建古史的热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中國上古有什麼樣的人文和政治景觀,中國文化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成為國人熱切期盼解決的問題。”

肩負尋根問祖、証經補史的使命,中國第一代考古人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分赴多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

手腳找東西”,先後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等重要遺存。

“百年考古,發現了從旧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一系列重要遺址,建立了考古學分期標尺,理清了發展譜系,證明從古至今中國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不曾間斷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說,“以考古發現為基礎,通過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中國考古學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據的更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發掘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依托愈來愈豐富的考古材料,遠古先民的社會生活圖景被不斷還原。

及文化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彰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恢弘氣象。

長沙馬王堆漢墓中,“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素紗襪衣、T形帛畫、文繡漆紡、中醫帛書……全方位呈現2000多年前的西漢“精緻生活”。

一壺一罐、一妝奩、一帛書,只需要一個物件,就可以將史書中密密麻麻的鉛字,化為可感知的存在,述說那些宏大敘事背後的真實細節。

“發現和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這是中國考古人的根本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感受、闡釋和宣傳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既是中國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們的榮幸。”

求索：不斷延伸的歷史軸線

“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將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從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支點。”陳星燦說。

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漸清晰。作為中國分布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修國史,寫續篇”,從李濟、梁思永到夏鼐、蘇秉琦,幾代考古人秉

承初心、筚路藍縷,通過對一個個重大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發掘,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延伸。

我們究竟從何而來?周口店遺址的“北京人”,不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罕见历史证据,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黃帝時代的部邑在哪裡?鄭州雙槐樹遺址的發現,使距今約5300年的“河洛古國”掀起蓋頭,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夏朝是傳說還是真實存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勾勒出“華夏第一王都”的輝煌氣象,華夏國家在此完成由多元向一體的轉型,“最早的中国”由此啟程。

漢字的童年是何模樣?安陽殷墟的大量刻辭甲骨,將中國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商王朝迎來揭曉時刻。

通過考古發掘,我國“百萬人類的歷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實証,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不斷被揭示,豐富和深化著我們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以宏大的巍峨的“曲懸”架、一鐘雙音的絕妙構造,豐富生動的錯金銘文,引發今人对先秦时代礼乐文化的遐想。

陝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發掘,讓“勢如驍騎,節如發機”的泱泱秦軍重現人間,為研究秦代歷史、軍事制度

進發：風華正茂的中國考古

半空中,嗡嗡作响的無人機持續盤旋拍攝;地面上,3D激光掃描設備的機械臂上下翻飛;探方外,嶄新的考古大棚拔地而起,甚至自帶監控及預警系統;實驗室裡,碳十四測年、DNA分析等技術應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當年,騎著毛驢、緊握手鎬的考古前輩們或許很難想象,中國田野考古會變得如此充滿科技感。

“雖然早在20世紀60年代,夏鼐先生就將碳十四技術引入考古學,但多學科交叉研究和高科技手段應用成為常態,得益於兩個國家級工程的引領和示範。”李伯謙說。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這是我國第一個多學科交叉

聯合攻關考古課題的科研項目。五年後,吸納更多學科參與、運用更多現代科學技術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時至今日,科技考古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在高精度測年、人骨研究、材料屬性分析、同位素分析、遙感監測等方面均取得豐碩成果。

100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懵懂起步,艱辛探索,始終砥礪前行。尤其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

工作體系愈發健全、專業隊伍不斷壯大、工作規模不斷擴大,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同時,曾經的冷門學科正在“熱”起來,成為

“顯學”,“自帶流量”不斷引發公眾關注;良渚遺址、三星堆上新等話題頻上热搜,“考古盲盒”等文創產品供不應求,眾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成為網紅打卡地……無聲的歷史文化遺產,正以生動鮮活的方式與公眾跨時空對話。

“百年考古取得的豐碩成果,夯實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表示,“細觀中華文明走過的路程,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文化自信。”

面向世界,中國考古人不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從游離在國際考古學邊緣,一步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我國派出30多支考古隊赴國外開展合作考古項目,足跡達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

區,並與多家國外科研机构、博物館等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

“考古‘走出去’,促進了我國考古人與各國學者的交流,中國考古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做出了中國考古學者的貢獻。”王巍說。

歷史和文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維。正是考古,在為我們尋回那關乎歷史遺產與文明根脈的一塊塊“拼圖”。

“面向未來,中國考古人會繼續發揚‘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學術傳統,以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己任,推動我國從‘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邁進。”陳星燦說。 新華社鄭州10月17日電 新華社記者 王丁 桂娟 雙瑞 袁月明

“耕地中的大熊貓” 要保护好

又到了收穫的季節。 在一望無際的田野裡,高大的 秸秆上掛著碩大的玉米棒子,燦爛 的陽光下,腰杆挺得直直的。

指著地裡一層厚厚的、已經發 黑腐爛的秸秆,吉林省梨樹縣農業 技術推廣總站站長王貴滿說:“我 們給黑土地‘蓋被子’,黑土地更 ‘肥’了。”

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 吉林考察時強調,採取有效措施切 實把黑土地這個“耕地中的大熊貓” 保护好、利用好。

一年多來,梨樹模式在保障糧 食增產的基礎上,朝著適應現代化 農業發展方向不斷升級。

艱苦探索蹣跚出保護之路

東北是世界四大黑土區之一, 得天獨厚的特質,使其成為滋養糧 食生長的絕佳地域,也是牢牢穩住 糧食安全的“壓艙石”。

“心疼得要命!”跟黑土地打了 幾十年交道的王貴滿說,前些年,東 北糧食產量節高,但是過度開墾 和化肥的大量使用,讓黑土地越來 越“瘦”、越來越薄。

担忧在2000年前後加劇了。罕 見的大風把地裡的黑土卷走一層 又一层。從此以後,如何在穩增產 的基礎上保住黑土成了他心中頭 等大事。

當時,歐美國家已經探索出以 秸秆還田和少免耕播種為主的保護 性耕作方式。一些科研人員因地制 宜,在梨樹開發試驗田,陸續開始保 護性耕作的探索。

其中一位就是中國農業大學教 授李保國。2008年李保國來到梨樹 縣考察後,次年與同事們在泉眼溝 村建立了試驗田。2011年,他又成 為中國農業大學吉林梨樹實驗站站 長,與中國科學院等科研機構的專 家們共同研究適宜當地的保護性耕 作技術。

從土壤測試,到計量不同秸秆 還田量,再到研究不同播種方式 ……每年,李保國幾乎每個月都會 來梨樹,還在這裡設置研究生實習 基地,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起初工作也有不少困難。把秸 秆留在地裡,改變了千百年傳承下 來的耕作方式。當地農民堅決反 對:“啥?不行!種了幾十年地,沒見 過這樣的。”

王貴滿出手了。他先找到當地 種糧大戶楊青奎,拍著胸脯給他畫 了個“大餅”:“你按我說的做,我保 你一年地多收2000斤。”楊青奎一 咬牙同意了。

“還真信對!”時隔十年,楊青 奎告訴記者,通過給黑土地“蓋被 子”,試驗地塊1公頃土地比過去 一起,供需雙方積極對接,討論氣氛 熱烈,最終形成一套完善的方案: 中國農業銀行為梨樹模式推出“黑 土糧倉貸”,中糧貿易有限公司蔡 家庫提供專業倉儲,吉林省八達藥 業有限公司成立專門公司提供農 藥支持。

“黑土地保護聯盟” 為黑土糧倉保驾护航

最艱難的時候,是總書記的講 話給了他們前進的指引。2013年 1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 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保障國家糧食安

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糧食生產 的命根子。

政策舉措密集出臺,讓推广工 作恰逢及時雨。2015到2020年, 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在東北四省 (區)開展黑土地保護利用試點,並 逐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擴大項目 實施範圍。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 出臺,將黑土地保護上升為國家工 程;農業農村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 了《國家黑土地保護工程實施方案 (2021—2025年)》,明確“十四五” 期間我國完成黑土地保護利用的任 務和目標。其間,黑龍江和吉林紛 紛出臺黑土地保護相關實施意見。

為了進一步擴大黑土地保護研 究的參與度,當地政府每年舉辦“黑 土地論壇”,李保國和同事們會邀請 眾多國內外土壤學專家來到梨樹, 與農業幹部、種糧大戶、農機專家 等匯聚一堂,共同出謀劃策。如今, “黑土地論壇”已連續舉辦七屆,影響 力也與日俱增。

他們還組建了“黑土地保護聯 盟”。聯盟的特色活動之一是“挑 刺會”。專家和農民坐在一起,面對 剖析問題——專家說秸秆要還田, 可是種植覆蓋後地溫不夠了,春天 不出苗,咋办?免耕播種機使用時走 走停停的毛病到底在哪兒?……一 次次“挑刺”與爭論中,專家們不斷 改進機械和技術,農民操作也越來 越規範。微信群是聯盟的日常溝通 平台,幾百人的群裡,天天都有熱火 朝天的討論。

梨樹模式升級版 精准对接農業現代化

梨樹縣種糧大戶張文鏞這幾天 正忙著在地裡收割玉米。他隨手 從秸秆上撈下一穗玉米。“這一穗 玉米得有七八兩重,一垧地收發 25000斤不成問題,又是大丰收啊!”他 高興地說。

一年多來,梨樹模式不斷升級。 根據相關規劃,未來保護性耕作將 覆蓋東北70%適宜耕地。為了破 解推广中出現的“爭秸秆”“靠補貼 ”“趕任務”等問題,聯盟正朝著構 建現代農業體系的方向進一步探 索。

2021年開始,梨樹模式試驗團 隊嘗試建立現代農業生產單元,打 造升級版,即以300公頃集中連片 土地為一個單元,在保護性耕作技 術推广基礎上引入金融、保險、糧 食倉儲、農資等服務環節,從保護 黑土地向構建現代農業體系過渡, 最終形成現代化的農業技術推广 模式。

銀行能否給50萬元透支額度 周轉,保險能否開辟方便險種,農 藥服務能否保效果……今年3月, 王貴滿把當地種糧大戶和銀行、保 險、糧食收儲等企業負責人召集一 起,供需雙方積極對接,討論氣氛 熱烈,最終形成一套完善的方案: 中國農業銀行為梨樹模式推出“黑 土糧倉貸”,中糧貿易有限公司蔡 家庫提供專業倉儲,吉林省八達藥 業有限公司成立專門公司提供農 藥支持。

“如果試驗成功,將大大提升農 業生產綜合效益,實現黑土地保護 與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的對接。”李 保國說,“我們的目標不僅是夯實糧 食安全基礎,端牢中國飯碗,還要让 碗裡裝好糧、裝精糧!”

新華社長春10月17日電 新華社記者 陳俊 郎秋紅 孟含琪 薛欽峰



重慶山城巷受青睞

10月17日,遊客在山城巷遊覽。 重慶山城巷坐落在長江之畔, 依山而建、沿崖而上,保留了明清 以來的院落、吊腳樓等歷史建築, 給人以厚重的歷史感,是重慶“母 城”的重要記憶。

對山城巷進行“微更新”改造, 通過保留歷史建築肌理和脈絡、完 善公共基礎設施、適度調整片區功 能等舉措,打造出一個有文化、有 記憶、有新生、有活力的全新山城 巷,受到市民和遊客青睞。

自2018年以來,重慶市渝中區 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 攝